

一方春韭百盘鲜

□周玉生

若问舌尖上的春天谁最美?答曰:春韭也。我那露台菜地里的一方韭菜,在一场春雨的滋润下,仿佛生长得特别旺盛。挂在叶尖上的水珠,宛如一颗颗晶莹剔透的珍珠在斜阳中折射出点点光芒,煞是喜人。

退休后,那露台上几十平方米的花池和菜地,成了我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的宝地。这不,春分刚过,这一方韭菜也到了采摘的时候。老伴早早地赶到菜市场买来螺蛳肉,让我割两把春韭,中午做一道开春第一鲜——韭菜炒螺蛳。螺蛳配头刀春韭,那个味儿鲜美得无法形容。

在清明节这天,天长人几乎家家户户都得做上这道地道的家常菜。我在编撰《千秋美食》这部书后,方知清明节吃韭菜炒螺蛳是天长人流传数百年的饮食习惯。民间将眼睛特大特亮的人戏称为“螺蛳眼”,所以认为吃螺蛳肉能明目。清明前后的小田螺,健壮肥硕,农村的沟渠塘坝内到处都有。20世纪70年代,我曾经在沟渠中徒手捕捞了十多斤小田螺,淘洗后放入澡盆,注上清水,净养几天,再将其煮熟。煮熟的螺蛳冷却后用缝被针掀掉头盖,挑出螺肉,去其小肠,即可备用。

韭菜,古称“壮阳草”“长生韭”,是我国最古老的蔬菜之一,西周时便有种植,曾是三千年前重要的祭品。它营养丰富,

既可补肾壮阳,又可养肝健脾胃,故药食同源。

韭菜也是中国饮食史上最富有文化意蕴的蔬菜之一,自古以来就备受文人墨客的青睐。杜甫在《赠卫八处士》中写道:“夜雨翦春韭,新炊间黄粱。”诗中不仅构建出乱世中杜甫和友人的温情画卷,还使韭菜成为与友人“君子之交淡如水”的连接纽带。北宋大文豪、美食家苏轼,在料峭春寒里采摘青蒿与春韭等,做成清鲜爽口的美食,为远道而来的友人——一代名臣范仲淹之子范德孺践行,写下了“渐觉东风料峭寒,青蒿黄韭试春盘”的诗句。读罢,令人感慨万千。陆游在《与村邻聚饮》一诗中盛赞“豚肩杂韭黄”为最妙。

五年前,老伴总是埋怨从菜市场买来的韭菜始终吃不出儿时的清香口味。是的,儿时炒韭菜是最下饭的家常菜,韭菜吃完后,用其汤汁拌在粥饭之中,也能将其美美地吃完。而如今市场上的韭菜,大多来自大棚,是靠化肥催生长大的。于是我便从露台上的花池内划出一方约两平方米的空地种植韭菜。韭菜有多个品种,唯紫根韭菜为最佳。我从网上购得种子,在那年清明节的第二天和老伴一起成行下种。待到苗儿出齐,已是谷雨了。韭菜好吃,但培育却非同一般。它需施重肥、常松土,稍有不周,便影响其生长。

经月后,头茬韭菜便齐刷刷、绿油油地呈现在眼前。头茬韭菜虽鲜嫩,但叶片细长。割完后进行松土,然后施上自己沤制的、以菜籽饼为主的专用肥料,再撒上薄薄一层草木灰。第二茬韭菜叶片肥大,那绿叶红根怎么看都惹人喜爱。这韭菜,割了一茬又期待着下一茬,我和老伴暮年的时光因为有了这样的期待,生活变得美好许多。

韭菜做菜宜荤宜素,可以百搭,故而我称之为“百样鲜”。自从有了这一方无公害的韭菜,餐桌上的菜肴也就多了起来:韭菜炒螺、韭菜炒肉丝、韭菜炒百叶、韭菜炒鸡蛋、韭菜粉丝汤、韭菜蛋汤等等,真的百吃不厌。即使到了冬季,用秋天腌制的咸韭菜,拌上炒熟的黄豆,淋上少许麻油,便是一道绝佳的下饭小菜。韭菜除了烹制成多种美味可口的菜肴,也用它包饺子、做春卷,真可谓一方春韭百盘鲜,日子过得似神仙。

傍晚,落日的余晖洒在盎然生机的露台上。在给花草和菜地浇完水后,泡一杯香茶,惬意地坐在新叶初展的凌霄藤下,倾听着不远处乌鸫鸟动听的歌声,凝视着那一行行绿油油的春韭,惬意之情油然而生。我在想:眼前的这一方韭菜,割了一茬又一茬,如果你只图收获,不去松土、追肥、锄草,下一茬必将叶瘦茎细。种菜如此,人生亦如此……

春的偏旁 (外一首)

□杨洁心

整个四月
我都在纠正一个偏旁——
柳絮飘成省略号时
燕子正修改天空的病句

湿润的泥土里
蚯蚓用身体丈量黑暗的厚度
而蒲公英举着小小的降落伞
等待最轻的风

我们说起春天
总像在谈论一场遥远的雪
融化的那一部分
正好成为种子的偏旁

春的末梢

邮差在褪色的信箱前
张望,驻足,伸手
把整个雨季对折成
一张欠春天费用的明信片

紫藤突然松开缠绕的羁绊——
那些淡紫色的,诺言
像汽水瓶盖
在青石板上轻轻打旋

我们坐在长椅两端
计算那些绿色发芽的几率
而土壤深处,无数个昨天
正用根须,签署新的
契约

泾县之行

□刘德俊

泾县的山

泾县的山
有森林有竹海
虽没有喜马拉雅山那样高大
却有深深的红色印记

泾县茂林的山
是血染的山 悲壮的山
如今这里矗立着人民英雄纪念碑
记录着中国革命史上悲壮的一页

泾县的水

山连着水 水映着山
山将雨水留存
水又慢慢渗透流进山沟
形成漂流的小河
给游客带来欢乐

太平湖 汀溪水墨 桃花潭
涓涓细流的清澈水
流进青弋江
汇入滚滚的长江
叫人们怎不忆江南

泾县的村

名村查济
四面环山 依河而建

岑溪 许溪 石溪
穿村而过
小桥 流水 人家
独特的田园景观
砖雕 石雕 木雕
非物质文化遗产
牌坊 亭阁 祠堂
皖南特有景色

啊! 泾县的古村落
使多少游人沉醉不知归路

黄土高原亦多彩

□白 英



黄土地上的丹霞地貌

流动的音符

黄土高原,顾名思义,其主体地貌由深厚的黄土层构成。在人们的印象中,这里千沟万壑满眼土黄,然而,若来到地处黄土高原腹地的榆林,在靖边走进如火的丹霞波浪谷,在定边徜徉如雪的天空之镜盐湖,你会被眼前壮丽的自然景观所震撼,黄土高原原来是这样的色彩斑斓,仿佛一幅铺展在大地上的多彩画卷。

穿越广袤的戈壁,从宁夏进入陕西,第一站就是定边。这里的戈壁滩与黄土高原交汇,黄沙黄土犬牙交错,天空高远而清澈,阳光照射在黄土上,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定边盐湖群位于定边县城北,西与宁夏盐池县接壤,北与内蒙古鄂前旗相连,是西北的主要产盐区、陕西唯一的产盐基地。微风吹皱盐湖的湖水,翻卷的浪花在风中迅速凝结,生成闪闪发光的盐晶,湛蓝的天空朵朵白云,清澈的水里堆堆盐晶,像一幅生动的画卷在眼前展开。身处于此,天然的滤镜如梦似幻,有一种无法言说的美,阳光下一个个纵横排列的盐池颜色各异,红的白的黄的紫的……装扮出迷人的颜值。定边盐田一畦一畦间,在不同时段,随着光线的变化,呈现出不同的景象,犹如仙女姐姐的彩妆盒,宛若神笔马良的调色板,描绘出大自然神奇的画卷。这里是仙境,是画卷,是净土,是自然的色

彩、大地的涂鸦、旅游的胜地。

行驶在这片黄土地上,道路蜿蜒在无边的旷野中,感受到的是前所未有的自由和广阔,仿佛自己就是这片土地的主宰。

“红沙石卵石,天公试斧子。”在靖边县龙洲镇境内,有一片被当地人称为“红沙崩”的深沟处女风光地,数公里的丹霞地貌红砂岩,如层层波浪,动感而张扬;像大地的琴弦,优美而舒展。灵山秀水之间,满眼映入的都是大自然鬼斧神工造就的独特景象。因地处龙洲盆地,红沙崩也称龙洲丹霞,又因它堪与美国西部波浪谷媲美,被游人形象地称为“靖边波浪谷”。只有真正走入龙洲丹霞的腹地,才能看到这美轮美奂的独特地貌景观,一片片波浪形红色岩石,如汹涌的潮水铺天盖地向你袭来,似一团团烈火熊熊燃烧,其秀美程度比天空中美丽的晚霞毫不逊色。映入眼帘的是一层层、一片片连绵起伏的山岩,微风吹动,那柔美的线条仿佛有了生命,一圈圈、一团团、一盘盘,如波涛拍岸,如漩涡涌动,如烈焰熊起,如云髻巧盘……每一块砂岩上的纹路千变万化,形态各异,栩栩如生,引人入胜。只要你有足够的想象力,尽可以将这满眼的赤色描绘成你心中最美、最神奇的画图。

远去的外婆家

□裴永美

外婆家是一个偏远的小村庄。从我记事时起,就喜欢去那里。夏天的蜻蜓、老槐树上的知了、夜晚的萤火虫、不知疲倦的蛙鸣,还有外婆家的杏子树、长菱角的小池塘、塘埂上的牵牛花和遍布乡野的茅桩,是我小脑袋里怎么也丢不开的念想。

外婆生有5个儿女,母亲是老大。大舅和小舅比我大不了几岁,很多时候会有同龄人之感,只因为他们是长辈,所以总是宠着我、让我着。每次只要我去,舅和姨就会让我尝到乡村才有的四时野果。

对外婆家的记忆多与吃有关。儿时的鱼很多,站在塘边,塘里的鱼虾清晰可见,借着塘面泛出的水花能感受到大鱼的踪影。淘米的时候,小鱼小虾竟敢公然窜到淘米箩里找食。在物质还不富足的当年,大舅会取出渔具下塘捕鱼,还会用竹竿系上帐子布,带我们钓虾子。每当帐子布挑起,总能逮到一把活蹦乱跳的小虾。那一餐,我们就能吃上一锅杂鱼贴饼。

与城里比,村庄是匮乏的,却也是丰富的。拔茅桩、偷豌豆、摘杏子、打山枣,蚕豆穿在线上放饭锅里蒸,小菜园菜墒里找香瓜,满山冈的花生和山芋,还有瓦罐里的山芋糖稀,都是我一直记挂的爱。

除了忙吃的,更多的时候是小伙伴玩,跳皮筋、踢方格、拾瓦子、老鹰捉小鸡,还有摔泥巴,总是玩到一手泥一脸灰,惹得外婆笑个不停。每当这个时候,外公都会对我说:“姑娘家要斯文,不能像个野小子。”

那时候,外婆家与其他几户人家共用一头牛。放牛的事多,由三姨承担,她经常带我放牛。有一次,三姨牵着牛绳,我和三姐一前一后骑在牛背上。由于没有掌握骑牛要领,在老牛往高田埂上爬坡时,我和三姐顺着牛背滑向牛尾摔在田里,半天爬不起来。正当我们脑壳发懵不知所措时,三姨吓唬道:“快点起来,老牛要撒尿了。”我们就连滚带爬逃之夭夭了。

父亲并不乐意我们在外婆家多待,说那边吃不好、住不好,又没电视看,夏天蚊虫咬人。他更希望我们多去爷爷家。在他看来,爷爷家住在城里,条件比外婆家好。可我去爷爷家时,每次都只能待在逼仄的房间,总觉得整手蹩脚,压抑的时候,甚至觉得自己变成了屋里的一个古老摆件,比不得外婆家广阔田野来得畅快。

外婆一生节俭。有一次,她走亲戚经过大姐家门口,老远就大喊大姐的名字,大姐闻声出来,看到外婆穿一件补丁衣服,身后还背着一个麻袋,羞得大姐向母亲“告状”。但是外婆说:“庄稼人穿不得什么好衣服。”所以她依旧破衣烂衫,天天泡在那块被栅栏围着的菜地里,似乎那里才是她的希望。

印象中,每次我们跟她走的时候,父亲都会给她车费,但她舍不得花,总是带着我们步行。有时,我们能遇到拉货的拖拉机经过,外婆会拦下师傅捎我们一程。石子路高高低低,颠簸不平,机身摇摇晃晃,感觉一不留神就要被甩出来。也有遇到拖拉机的时候,那我们就要走很远的路,途中,我们数次都累得瘫坐路边。可就算这样,我依然还是向往着外婆家,依然会在快到的时候甩开外婆,一溜烟独自冲向迎上来的舅和姨。

六七岁的时候,我到外婆家不再是纯粹的玩,跟着舅和姨下地,摘棉花、看西瓜、捋树叶,还有放牛、放小鹅。我最喜欢的是放小鹅,毛茸茸的,抓在手里像一团棉花,温暖可爱。

我对小鹅的偏爱,让外婆发现了“商机”。7岁那年,外婆与母亲“密谋”,让我到外婆家放鹅。那一次,我在外婆家待了40天,放鹅成了我每天早晨和傍晚必做的事。外婆对外公说,不如就让我留下来放鹅吧。外公斥责外婆,说她瞎讲,哪能耽误我上学。这一切当然是事后才“揭秘”的。

时光如流水,如今,外婆的小村庄早已拆了,外公外婆也离开了我们。让外公外婆欣慰的是,他们活着的时候,已经看到他们的后代都过上了更加幸福的生活。